

第二輯：

憶魯迅先生……………日本・內山完造（一）

魯迅先生……………日本・內山完造（一一）

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須藤五百三（二〇）

日本文壇對魯迅的哀悼……………佐藤春夫等（二七）

日本悲悼魯迅的文章……………思慕（三六）

我們最後的談話……………日本・奧田杏花（四〇）

魯迅和我……………日本・鹿地亘（四三）

最後一天的魯迅……………日本・池田幸子（五三）

魯迅：一個讚頌……………英・H. E. Shadick（五九）

中國的伏爾泰……………美・Edgar Snow（六三）

魯迅先生逝世哀感……………鈞初（六五）

魯迅・藝術家……………孫福熙（六八）

雪夜憶豫才先生……………冶秋（七一）

魯迅先生的演講

鄭伯奇(七五)

朦朧的敬慕

蕭乾(七八)

魯迅先生與版畫

陳烟橋(八〇)

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

董秋芳(八七)

魯迅先生並沒有死

李樺(九三)

魯迅與青年作家

杜埃(九六)

魯迅的美術活動

苦力(九七)

魯迅先生和中國新興木刻運動

唐訶(一〇五)

悼魯迅

周學普(一〇八)

悲憤

王余杞(一一〇)

悼魯迅先生

李因非(一一七)

文壇巨星的殞落

柯靈(一二九)

魯迅先生遺容瞻禮記

苑陵(一二五)

憶魯迅先生

日本・內山完造

十月十八日午前六點鐘左右，許夫人來了，帶來一封如今已經可悲地成了絕筆的先生的信。

「老板：

出乎意料之外，從半夜起，哮喘又發作起來了。因此，已不能踐十點鐘的約，很對不起。拜託你，請你打

個電話請須藤先生來。希望快點替我辦！

草草頓首

〔拜十月十八日〕

「原來在十點鐘的時候，是有一個約會的。」一面看信，我面聽着許夫人的話，我的胸裏感到一種難言的悸動。

時常總是寫得齊齊整整的信，今天，筆却凌亂起來了。我馬上打電話給須藤醫生，請他就來。隨後我就跑到先生家裏去了。那時候，先生坐在台子旁邊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烟。但，臉色非常壞，呼吸好像也很困難。我告訴他，須藤醫生馬上就會來。那藤椅就是先生最近時常坐在上面的一張躺椅。

先生的呼吸看起來好像異常困難，我靜靜地把他的背部按摩着。許夫人也同樣地在按摩，但一點也不能够平靜下來。在我的家裏藏有治哮喘的藥，雞蛋油有一次我曾問過先生吃不[？]吃，但先生却說是不必，所以也就沒有吃。可是，今天，我覺得或許要吃也未可知，所以，不管妻說「不行，先生決不會吃的，」我還是把裝在膠袋（Kasei）裏面的藥拿了六管來，作為須藤醫生來到之前的治療。我就問先生吃不[？]吃？先生說：「唔，吃吧。」於是，我馬上揭開膠袋的蓋子，拿到先生的嘴邊去，先生就一口氣吃了三個。我很高興，心中私自祈求它能够奏效。

我要先生稍爲睡一下，先生却說，一躺下來就很不自在；因此，還是坐在椅子上，有時把身體搖搖，並將上半身伸直。我看着，也覺得他的確很不自在。我們要他停止吸烟，他終於把吸剩的丟了。當我跟許夫人都在按摩着他的背部的時候，須藤醫生就來了。須藤醫生一踏入房門就用那好像要把先生看個透徹的姿勢跑了進來。當我在那完全用家鄉話說着「怎麼攪起的？」的醫生臉孔上面，明明白白地看到憂色時，我就不得不一個人在心中私自祝禱着。

先生從很困難的呼吸當中，用斷斷續續的話語，說：「從今天四點鐘起，哮喘又發作起來了，請快替我注射。」那時候，醫生已經把注射的手續準備好了，馬上就在右腕上打了一針。

可是，先生的呼吸好像還是很困難。過了一兩分鐘，先生說：

「怎麼攪起的，總是沒有效果。」

醫生雖然說是再過一兩分鐘再說，但也還是在作着第二回的注射準備。并且說，如果一針不見効，就再打一針。已經過了五分鐘了；但先生的呼吸并沒有變化，依然還是很困難；因此，醫生又在右腕上面作了第二次的注射。過了二三分鐘左右，先生就說好像稍爲好點了。呼吸，也好像顯得比較舒服些了。我和許夫人都不覺地鬆了一口氣，幾乎同時地開始按摩着先生的背部；但先生要我們停止，我們這才一同停止了。先生的苦悶稍爲和緩了一點，跟須藤醫生開始講起話來了。這時候，恰好是八時前五分。我因爲八點鐘在店裏有個約會，就拜託了須藤醫生，回到店裏來了。什麼通知也沒有，我以爲已經不妨事了，就安心地跟來客談話。可是，這時，須藤醫生來了，說是不但哮喘總沒有好，而且好像已經變成心臟性哮喘。因爲想要請松井博士診察一回，所以就馬上把汽車駛到福民醫院去接松井博士；但，偏巧博士今爲禮拜天的緣故，不在家；問到了他的去處，須藤醫生就親自去接他。這時候，石井醫生偶然地跑來了，把先生今天發病的情況告訴了他，他就走了，說是馬上要去問候一下。

過了一會，須藤和石井兩醫生回來了，說是病很重，今天須得十分注意。不，他們還說好像很危險；但我不能夠對許夫人說這些話。我把看護婦叫了來，吩咐她按照醫生的治療方法，每隔兩個鐘頭注射一次，呼吸困難的時候，就作酸素吸入。我馬上準備好酸素發生器送去；一面叫藥店準備酸素管；然後就先行用酸素發生器施行吸入。那時候，先生已經睡在床上；酸素的吸入，看起來似乎多少使呼吸舒服了些，於是，先生就說起話來了：

「我的病究竟怎麼樣了！」

我就對他說：最好是靜靜地休養；醫生也說是要讓先生靜靜地休養；所以，請你還是不要想各種事情，好好地休養一下。這當兒，酸素管已經拿來了，就再行準備酸素管的吸入。看起來，酸素管的吸入倒很不錯，先生好像能够安睡了。在這以前，我爲顧慮萬一起見，曾對許夫人說，病勢很重，有注意之必要；并打電話叫先生的令弟建人先生來。他馬上就來了。須藤醫生說了一聲大概不妨事，明天再來，就回家去了。但我總覺得不放心，因此，就叫一個店員住在先生的家裏。

於是，我也就先行回到家裏來，但總覺得不放心，所以，再把石井醫學士請來診察。結果，說是病勢很重，還是叫先生的令弟來好；因此，我又叫人打電話請建人先生來。一會兒，建人先生來了，我就把醫生的話告訴他，請他注意。當他跟我在樓下的客堂間談話的時候，許夫人惦念着我，勸我回去休息。但我總覺得不放心，却又沒有把這話說出來的勇氣；祇得繞着灣兒，說是打算跟建人先生談到天亮。但夫人却非常操心地說：「先生也很安靜的，還是請你回去吧（請建人先生也在樓上休息。）」我覺得使夫人操心也於心難安，遂於晚間十二時半動身回家了。

我不是神仙，自然無從預知那竟會變成跟先生的永訣！

回來後，我就把先生的情況告訴那還沒有睡，正在等着我的妻；一面祝禱不要有什麼急變，一面就寢了。但我的神經非常興奮，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翻來覆去的苦悶着，祇是祝禱先生能够平平安安地直到明天。午前五時

的鐘聲敲過了。一會兒，我就聽到了老板老板的喊聲。我吃了一驚，跳了起來，把窗子打開。「請你馬上來！並且請你馬上請醫生來！」於是，我當即叫用人去請石井醫生和須藤醫生馬上來診視；然後，我就急跑到先生家裏去。那是午前五時五十一分。可惜——

先生的額還溫暖，手也還溫暖；但呼吸已絕，脈搏也停止了！我用一隻手握著先生的手，一隻手按在先生的額上：溫度漸漸地消失下去了。許夫人靠著台子悲泣著，我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話語，祇是跟她一同悲泣。石井醫生來了，但已經『沒有法子』。接著，須藤醫生也來了，但也『沒有法子』。不管怎樣地誇耀着文明的醫術，也還把它沒有辦法。那就是生命。

我馬上就通知鹿地夫婦及其他的人們：

「嗚呼哀哉！魯迅先生長逝矣！時爲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午前五時廿五分。」

「我的病究竟怎樣了！」這一句話，將永遠不會從我的耳朵裏失去吧！「人生如朝露，」「人生如夢，」實在不是虛語啊！

×

×

×

現在，我打算就記憶之所及，把先生平日的談論之片斷記錄在下面：

「老板，孔老夫子如果此刻還活著的話，那麼他是親日呢還是排日呢？」
聽著這十分愉快的漫談，還是最近的事情。

「大概有時親日，有時排日吧。」

聽見我這麼說着，先生就哈哈……地笑了起來。

「老板，如果想要曉得自由人的標本的話，那祇要知道帝王的生活就行。那才十分自由呢！」

「老板，今天有一件很有趣味的的事情呢。」

我曾在商務印書館的西書部預定德文書。昨天來了通知，說是預定的書籍已來，可以帶四塊五角錢去領取。我以為那大概是運費，加上書錢，總要五六十元。剛才我就準備了這筆錢去領取。夥計把預定的書拿出來了，要我付四塊五角錢。我問他這是什麼錢。他說，這就是書錢。於是，我就對他說：沒有那樣的事情，這書無論如何也要四十多塊錢，請你再細查一番。但他還是說：不，四塊五角就够了。我又對他說：這的確不對，這是四十馬克的書籍，我想中國錢無論如何也要四五十元左右，所以還是請你查看。但那位夥計先生却說是麻煩透了，你可以不必那麼囉嗦！你如果要，就付四塊五角錢拿去，如果不要，那你就回去吧。

我自然是因為必要，才去預定的。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已經『萬事休矣』。我就付了四塊五角錢把它拿回來了。商務印書館賺不了錢，乃是當然的事情哩。

跟這相同的事體到處都可以看到。無論在郵政局，在火車上，在論船公司裏，在商店裏，在旅館裏都可以看到。我也曾在各處碰到過好幾回。」

「老板，你也曉得的那位愛羅先珂曾經說得好：『日本人很聽從，遵守上頭的人所說的話語，官吏尤其是這樣，所以，是一個最便於施行政治的國度。中國人却恰好相反，對於人家說的話語，首先就加以懷疑。尤其是官吏所說的話，是頗為靠不住的。所以，中國乃是個最難於施行政治的國度。』」

我也覺得，這是實在的情形。

例如長官對一個警察說：這是一個惡人（對於日本人，不管他是否一個罪人，祇要被警察署叫去審問過一回，似乎就已經決定他是一個罪人）；因此，一個給警察捉去了的人，就光是這一點，也已經可以完全決定他是一個壞人。）那麼，警察的自我意識就完全不會活動，不應該說是：他不會使自我意識活動起來去研究那個人。他祇是

跟長官所說的一般地把這個人決定爲壞人而加以處理。這似乎是在把長官的話不折不扣地完全相信着。

在中國，則完全相反。雖然長官說這是個罪人，是個極壞的人；但人家決不會相信他的說話。雖然因爲是長官的命令，所以要把他當作罪人來處理；但他一定會讓自我意識活動起來，一定有着別的看法。

他一定會有着自己的見解，譬如：這個人爲什麼是個罪人？爲什麼是個極壞的人？這總不像是一個罪人，也不能把他認作一個壞人之類。

這就是日本易於完成其統一，中國却難於統一的大原因。」

「老板，在日本，小孩子一生下來就把母乳給他吃的嗎？」

我說：

「不，也許因地而異；但，據我所知：最先是把叫做『五香』的東西給他吃，然後再讓他吃母乳。」

「啊，原來如此。『五香』是什麼，我可不懂得。但那種習慣却跟我的故鄉（浙江，紹興）的習慣很相像呢。

在紹興，小孩子生下來，在吃奶以前，要先讓他嘗五種東西。第一是醋，第二是鹽，第三是黃連，第四是鈎藤，第五是糖。

是從第一種開始，照次序叫他嘗下去的。醋是酸味，鹽是鹹味，黃連是苦味，鈎藤乃是人生的刺（荊棘）。即是痛苦；最後才給他嘗嘗人生的甜味。

中國人處理小孩子的順序，從這件事情看來，也就很可以瞭解了吧。

把人生的甜味擺到最後，這大概就是跟日本人的處理方法的相異之點吧。」

這是一個普通的習慣和形式，但却含有教訓的意義。

「老板，你以爲胡漢民到不到南京來？」

「我不曉得。政治家的動向，對於我是沒有興趣的，所以我還沒有想過哩。」

「那末，×是親日呢，還是排日呢？」

「大概有時親日，有時排日吧。」

「那我們就不能賭輸贏啦。」

這且不去說他，這樣的時候，中國的大衆是很担心的。因為吸飽了血液的臭蟲，肚子已經膨脹着，再也不會吸得很多了，所以，稍爲能够放心。但，新的臭蟲，却還沒有吸血，是個空肚子的傢伙。這空肚子的傢伙一跑出來，那最後的吸血是很厲害的，哈哈……」

這是多麼奇妙的譬喻呀！

「老板，在同樣的吸血的傢伙當中，我最討厭蚊蟲。嗡嗡……的噪鬧着，真討厭！」

臭蟲這傢伙就頗爲可愛。一聲不響地吮吸着，肚子吃脹了就連動也不能夠動地滾來滾去。這些地方，却很有一點滑稽味呢！」

有一天，那是當先生臥病了三個多月的很涼快的時候，先生用很大的聲音叫着「老板，」這種過分的突然，使我吃了一驚。因為這是病後的第一次。

「老板，今天的精神很好，所以試行出來走一走。」

前幾天從南京來了一個客人。他是特地跑來探問我的。是個從前的學生。十分惦念着我。今天又從南京寄來了一封信。信裏頭說着這樣的話：

『先生的通緝令自從發表以來，已經有十年之久了。因爲先生在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關係的事情，我是不會幹的；但恐怕做了之後爲先生所申斥，所以想預先得到先生的諒解。』

我就問先生那末，你是怎樣回覆他的呢？

「我因爲很寂寞，就寫了一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謝謝你的懇切；但我的餘命已經不長，所以，至少通緝令這東西是不妨仍舊讓他去的。」

我們很可以看到先生在講完了這段話時的眉目的躍動。

「老板，你看了報吧？」

報上載着：××五十六歲的誕辰，祝賀的錢竟收到十餘萬之多。我想，恐怕沒有人把這件事情看作不可思議或是發生懷疑的吧？

我覺得很傷心。原來在中國，慶祝壽辰，每隔十年一回：如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或八十歲……等等；跟這個人一樣地慶祝五十六歲的習慣是沒有的。所以，我想，這個人一定是每年都在祝壽，并且，每一次祝壽，也一定可以收到這麼一筆大款子。逢着每年的誕辰都可以收到十萬塊錢，這真是厲害！

「從前的受賄，都是很秘密的；但如今，則賄賂似乎大抵都變成公然的了。」

到現在，我都還可以想起先生當時的臉孔之變得非常陰鬱。當我去探問臥病中的先生的時候，先生還對我講過這麼幾句話：

「老板，『海上述林』的校樣還沒有拿來嗎？已經是十月了，他們究竟在幹着什麼事？五月間就約定要打紙版的呀，真是『嗎嗎虎虎』，沒有辦法。我已經寫信去了。」

我說：「翻譯的人老早就死了，著作者高爾基也於最近去了世，編輯者的我，如今也快要死了。雖然如此，但書却還沒有校完，原來你們是在等候着讀者的死亡的嗎？」但，並沒有回信。」

曾經作過這種嘆息的先生，僅僅看到了上卷，終於還沒有看見下卷的完成就長逝了。這恐怕也是遺憾之一

吧。可是，下卷已經拿去印刷了，我想，最近總可以完成了吧。

先生真是一個不肯馬虎的人物，跟人家約定了碰頭的時間，一定會準時來到。對方如果遲了半個鐘頭，他就常常會說：『馬馬虎虎，真不好辦。』

有人曾經把先生秘藏的外國書借去，並且送回來了。可是，多麼暴亂！書頁弄得皺得不成樣子，美麗的插畫，也通通弄髒了。

看着先生當時的悲苦的臉孔的我，也覺得十分不安。先生並不是在悲嘆書籍的被弄髒，而是無論何時都在悲嘆着那把書弄髒了的人心的污濁。

每當碰着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我就時常爲崇高之感所打動。

「老板，你曉得『黃河之水天上来』嗎？治理黃河的方法，並不是疏浚河床，而是把兩岸的堤防漸漸地加高的。」

河床年年爲泥沙堆高，因此兩岸的堤防也漸漸地高了起來。大水一來，高築的堤防在什麼地方一潰決，水就會跟瀑布一般地流下來。

於是，黃河之水就從天上来。

中國實有把這種治水方法加以革命之必要呢！

從先生嘴裏說出來的許多話語，簡直是千古的金言。不幸由於我的頭腦很壞，并且人又疏懶，沒有把它們一一記錄下來，實在可惜！

「老板，道路這東西，並非從開頭就有，都是由人去走成的。」
先生曾經這麼說。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非常明瞭，他決不妥協。

在政治的，生理的，和反對者的三重壓迫下面，不屈不撓地戰鬥過來的是跡，我覺得，決不能讓雜草將它覆蔽了的！

讓那足跡變成大道：難道這還不是後來者的責任嗎？

載：作家二卷二號

魯迅先生

日本・內山完造

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的電車路，着着地向北伸展，成了近年來成爲問題的越界築路。靠近電車的終點，有日本小學啦，福民醫院啦，等等。福民醫院的對面，有一個陳舊的，叫魏盛里的小衙堂。房子祇有七幢，全部住着日本人。我借了那弄口靠右邊的兩幢，把它打成一所使用着。進出就用着那原來的兩個石庫門，小天井上全部蓋了玻璃，作爲採光之用；可是裏面依然陰暗，幾乎日中也開着電燈。在那電燈底下，有七八張沙發和椅子圍着一張小桌子，那就是所謂「漫談席」。凡有空暇的人或者疲累了的客人，誰都可以坐下來，喝喝茶啦什麼的，一邊寬蕩蕩地看看書，談談話。

於——
那時候，聽說從北平受廈門大學之聘，去任文學的教授，而又轉任廣東中山大學文科主任的魯迅先生，憤慨

政府既叫人家向鮑羅廷，加侖等等那一些顧問致最敬禮，非常地禮讚俄羅斯，拚命派遣留學生到那邊去，然而一方面又亂殺那些留過學回國來的青年，的那種暴亂的態度，說着：

「在如此不合理的政府底下是不能教育青年的，我走。」而憤然離開中山大學，到上海來了；可是我們夫婦倆，因爲一次也未曾見過面，一點兒也不認識先生。

此後不久，就有一個常常和二三個朋友同道着，穿藍長衫的，身材小而走着一種非常有特長的脚步，鼻下蓄着濃黑的口髭，有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的，有威嚴的，那怕個小子却有一種浩大之氣的人，映上了我們的眼簾。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個人跑來，挑好了種種書，而後在沙發上坐下來，一邊喝着我女人進過去的茶，一邊點上

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幾本書，用漂亮的日本話說：

「老闆，請你把這些書送到寶樂安路景雲里××號去。」

現在，那屋子的門牌我已經忘掉了；當時，我立刻就問：

「尊姓？」

一問，那位先生就說。

「叫周樹人。」

「啊——你就是魯迅先生麼？久仰大名了，而且也聽說是從廣東到這邊來了，可是因為不認識，失禮了。」

從那時候起，先生和我的關係就開始了。

從此，在執筆得疲乏了。或是看書看倦了的時候，就盪過來。把許夫人介紹給我們，是稍後的事。先生真是一位豪爽坦白的人。他一天天地和我們親密起來，幾天之間，我們心裏便已沒有了所謂客人的意識。那時，先生也常常被一些不清楚的客人錯認做掌櫃的而大笑起來。

可是他隨便什麼時候，總以漂亮的日本話說：

「老闆，他把我當做掌櫃的了。」這麼告訴我們。決不高興什麼的。

有時，一些認識先生面孔的學生什麼的來了，他們不客氣地望着他細聲說「魯迅」「魯迅」於是他就——「喔，又來研究我了。哦，回去吧，」說着，就拿起帽子，匆匆地出去了。

許夫人和我們，因為言語上的關係，沒有多多交談，不過和我們之間，大家心中都很了解。

不知不覺，十年的歲月過去了。

其間，先生的身邊常有危險，先生却很坦然。

在國民政府下通緝命等的時候，也一逕是滿不在乎，好像完全不知道那麼一回事似地來來去去。我們担心着，「先生，危險哪，暫時躲一躲怎麼樣？」這麼一說，他就——

「不，不要緊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下通緝令啦什麼的了。」

「就是說，有點討厭，別給我開口——是那麼一回事。」

他真是平平淡淡滿不在乎。

可是因為夫人担着心，我們也就勸他，曾經強迫地要他避過一時難。

他和蔡元培先生，宋慶齡先生，楊杏佛先生等等組織人權同盟的時候，在日本人之間，好像傳言說那便是共產黨的團體似的；那是完全錯誤的，實在——

是因為標榜着法權國家的國民政府當局，以太不合法的行為活葬人命，是為要矯正這種不合法而組織的團體。要之，所謂人權同盟，是擁護人民生命權的一個團體的名稱。

可是隨着這同盟的活動在表面上的得勢，便顯露了如國民政府的敵國之觀。還不知道是故意呢，是偶然。

正在那個時候，楊杏佛先生在這人權同盟本部的門前被暗殺了。那消息一傳來，

先生便立刻趕上汽車，飛奔到本部去。

後來，許夫人也非常担心，曾經到我的店裏來，等待先生的回來。

是平安無事地回來了。把許夫人的心裏和我們的憂慮向他一說，他便說，「管它呢，就是被殺死了，也打什麼緊呢？」他頗不以爲然；但是，實際的情形，似乎危險非常緊迫，因此又強迫地要他避了難。

回憶是無盡的，不過小的事情現在我不說。

已經再也見不到先生了。

我桌邊的椅子（先生的定席）已成了徒然引起我淚水的遺物！

魯迅先生已於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廿五分長眠了！

改造社社長山本先生來了三通電報；最後一通，是叫我寫一篇與先生的交遊記（或者是交友記吧？）的像約，我打了個回電說「好」就担任了下來。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的期間，有一萬人光景從朝到晚作着長蛇形的行列。二十二日的出殯，雖說是下午兩點鐘，可是從早晨就開始擁塞進來的羣衆，圍繞着遺體，幾乎連出殯的走路都沒有的。

誰也沒有下過命令，沒下做過邀請，也沒有豫先約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的大衆，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男女和少年。旗子輓聯，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罷，拿旗子輓聯的也罷，全部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醫生一個人之外，一輛自備汽車也沒有，僅僅由「治喪委員會」租來九輛汽車（按時間計算租金）。一個僧侶也沒有，一個牧師也沒有，一切都由八個治喪委員辦了。這等等，毫無遺憾地發揮着被葬者的人格，兩小時半的大行進，一絲未亂，什麼事故也沒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開始放射青輝到禮堂上的下午六時了。

「哦，答應下來的責任，是非盡不可的。」

我這麼想着，便提起鋼筆，坐到了桌子面前；可是一點兒也寫不出來。不知怎的，好像統統忘記了。

終於，一天工夫一行也沒有寫。心想今天算了，從明天寫起吧，便擲下了筆，洗一個澡睡了。

「但願今天，」心裏這麼想着，又拿起筆，坐到了桌前，可是依然不行。一句也寫不出來。

着急了之後，就想，原來山本先生是叫我寫交遊記（假定不是交友記）的，而所謂交遊記，要寫點什麼才好呢？先說這事情我就一點兒也不明白。因為是叫交遊記，那末一定是應該寫一塊兒遊玩的事情的。譬如說，是應該寫某年某月到某處去看梅花啦，某年某月玩洞庭湖啦，這等等的回憶的吧。一個人剛這麼想定，無奈真是不巧得

很，那麼樣的風流之遊或旅行，我和魯迅先生幾乎從未有過。而第一，資格先就不夠，但是既經答應了下來，如今再去回絕，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因此，挨罵也好，被人家笑也好，打算把我能寫的東西寫出來。請各位容忍我吧。

我這個傢伙，實在生來就是個不風流的人，天明也吧，天黑也吧，總歸在堆積着的書架當中，守着那張長五尺寬三尺的桌子，左邊電話聽筒，右邊鋼筆，是一副這麼的腔調，過着三百六十五天的，先生說：

「老版（把版字當老闆寫的，祇有先生一個人。）

「老版，怎麼樣？你這樣子早晨忙起忙到晚，不歇歇工作休養休養，是要生病的呢，哈哈哈哈哈……」他這麼笑着，我也就……

「好好，那末，我到這邊來喝一杯吧。」

說着，便骨碌地把椅子轉了過來，冲着茶加入漫談的夥伴。我問他：

「先生，昨天你去了哪裏？」

先生就說：

「老版，昨天到大馬路Cathy Hotel去看一個英國人。」

「可是，據說房間在七層樓，我就馬上去搭電梯，那曉得司機的裝着不理會的臉孔，我以爲也許有誰要來吧，就這麼等着。可是誰也沒有來，於是我就催促他說『到七層樓』——催，那司機的傢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氣從頭頂到脚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道，於是乎說『走出去！』

「終於被趕出了電梯。」

「那才怪呢！後來先生怎麼呢？」